

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忠孝

奉使直秘閣朱公弁行狀　　朱　熹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黄墩唐末有諱古儫者為陶雅偏将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為儒尤以沈默自将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頴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

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内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説之爲宫學教授一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閲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燬于兵南歸及淮甸光尭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宫安否而士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旟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金尼雅滿于白水濼邀說甚切尼雅滿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金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

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
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我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
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
宫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
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
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
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
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懐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

時劉豫盜據京邑或迫公歸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聞者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於是閒者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為金臣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其用事人耶

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名雲中流寓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人知公終

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抑鬱愁歎無憀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北方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為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絹為賜歲在丁巳聞北方相繼有事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詳等密疏其事及國中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别賜吴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金使烏林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栎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黄金三十兩以

寄思謀等見椓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宫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

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紛紜之事宜黙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古人有言曰上不奉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人主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在北所得六朝

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為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
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
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閭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
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
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
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劵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
以講和為功惡公言虛實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
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

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𣗳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勲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而法之其氣質雄渾援据精博明白踈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

閒暇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

方將為謀葬故而遽以罪逐今案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録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闕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孫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徒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求榮之輩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禄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禍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平生清白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凛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葢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葢萬萬不侔矣尚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録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宋故左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充池州駐劄御前

諸軍統制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贈協忠大夫累贈太尉程公全神道碑

程　易

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閤門事帶御器械程君永正奉事狀一通以告易曰先公之没今十有二年其死國之忠固已著于命書載于國史而墓上之碑未立子吾同宗也知其詳敢以銘請易之先居河南與公實同所自出謹不敢辭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全字禹昌世為徽州休

寧人其先曰靈洗者梁鎮西将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禦侯景有功廟食于鄉忠壯之後曰澐者唐歙州都知兵馬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國禦黄巢有功事載郡志中丞季子南節唐歙州兵馬先鋒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領軍衛大将軍上騎都尉始居休寧陪郭即公五世祖也曾祖承敬池州學教授祖宿舉進士官至迪功郎玉山縣令父昭饒州學教授贈朝奉大夫母余氏封孺人公生有偉質負大

志早從鄉先生游通春秋不樂應舉而喜以其暇日從
少年習武藝曰文武一道不可偏廢也宣和庚子建德
青溪民方臘作亂陷歙州大將郭師中戰死兵及休寧
縣令翁由將棄印綬去公仗劒集鄉兵遮道請留躬禦
寇于境上賊衆散走知州事曾孝藴上其功授承節郎
時遣宣撫使會諸路兵討賊公隷大將劉公延慶進攻
淳安幇源洞破之臘平策功進修武郎延慶所部將士
數萬惟公與延慶子光世以材勇聞壬寅再代遼延慶

為都統制公復隷焉遼降將郭藥師請與光世簡兵倍道襲涿州延慶許之公曰藥師反覆猾虜宜不可聽果無功而還甲辰河北山東盜起張仙最黠詔龍圖閣待制洪公中孚往撫諭之中孚雅知公名辟以行公單騎入仙營諭以禍福刻日約降中人李彥素不樂中孚劾其玩寇罷之屬吏悉勒停于家已而金師南下靖康改元彥伏誅公等赦復故官高宗皇帝以大元帥開府相州公應募無所知名叅謀汪若海稱其能入補宿衛時

汪公伯彦宗公澤為副元帥議數不合公與汪有鄉曲之雅因請間曰宗元帥天下奇才也公宜下之則國事可濟伯彦滋不悦會澤請進兵救君父之急而伯彦持從容觀變之説乃出公隷澤俾為前鋒遇金人于衛州公與裨將王孝忠分道擊之孝忠戰死公亦被數十創以奇功進翊衛郎二帝北狩澤遣公迎高宗于濟州奉表勸進丁未高宗即位于南京轉武翼大夫劉公光世以鄜延副總管入衛為五軍都提舉奏留公為御營計

議官從光世捕捉盜賊于滁和濠州轉武經大夫從禦
金人于天長還駐鎮江控扼江口進閤門宣贊舍人封
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彦作
亂從光世勤王時呂公頤浩張公浚總中軍韓公世忠
將前軍張公俊副之光世為游擊而分公為殿事平轉
武德大夫開州團練使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是
歲秋光世以宣撫使守太平池州受宰相杜充節度奏
以公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轉左武大夫進封開

國伯加食邑三百户公謂光世曰充御下苛而寡謀以
兵屬之取敗之道也光世奏請移兵江州䆫滆公語于
充充留公不遣是冬金帥烏珠犯太平分兵入池州公
以衆寡不敵堅壁以俟援師而充檄沓至公不得已率
麾下敢死士出戰殺獲甚衆會日暮未决敵益生兵至
遂死之時建炎己酉十一月廿九日也後五年紹興癸
丑光世帥兵駐池州乃上公死事于朝詔進官六等録
其後一人而以恊忠大夫告其第又以永正累遇郊恩

贈太尉配金氏累封宣國夫人子男一人曰先慟父死國誓守先墓不仕孫男三人長即永正也次永奇疾不任仕次永彰鄉貢進士公器宇魁岸言不妄發有所許則確然當之不以利害為念初事劉公延慶繼事宗公澤感其知己終身祀之當國家搶攘之際號令嚴明所部士不敢乘時以肆剽刼自守潞素若儒生然光世每欲多作首功為請爵賞固辭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矧與公有舊不能賛立勳業以清中原反以此撓公家之

法非某所知也光世改容謝之尤篤于孝友置膳塋田以養族人靖康末易挈家避亂居池州公適將池州之兵為之維護撫恤備至先公端中知六安軍亦死于節公為求其遺櫬返葬池陽皆人所難能者惟天性過直不能與時俛仰故首忤汪公伯彦繼忤杜公充而及于難然杜公以公死之歳舉建康降金禍及宗祊貽穢千古而公與一時死封疆之臣清名凛凛雖没如生子孫傳芳受國之寵者未艾以彼較此果孰多乎天定之可

畏者如此銘曰

人臣之義匪忠曷安危身奉上益人所難肅肅程公忠烈之冑武畧文謨曾靡輕售方寇陸梁自睦犯徽仗劍疾驅拯鄉于危渠魁就禽惡黨俱翦勇冠三軍策功五轉再從大帥徃下幽燕河北招降罷其戈鋋有言莫酬有勳弗究任彼孔讒堅我素守天降大割王總六師左右櫜鞬公式應之爰先啓行禦兵于鄴迎鑾于宋預建大業外佐幕府内參御營胙土分茅適駿有聲二豎逞

凶變生肘掖公與勤王勲在廟祏虎旅洸洸戍彼池陽

姦相趣之遂死封疆載恤遺孤載頒慜册天子念忠異

古馬革公身雖没公名如山愧彼不忠雖生何顏冠劍

之藏故江之涘公神不亡永妥于此豐碑載道上刻銘

章忠天所佑百世之冒

宋詹孝子惠明傳　　羅　願

詹孝子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鬭殺鄰

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

皆不受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有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毋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廳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

命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
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
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
人皆服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
許以聞乃奏以為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
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
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
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

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敕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為事至今猶存

書張公予珏竹溪事　朱熹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人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閒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服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絶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

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張朝請珏

字公予婺源人祖洪汀州文學與衛守張敦頤檢詳敦實為兄弟珏弟滋罣誤法當死珏曰吾力單微養母不如弟自拘于有司遇恩徙邉以是見知蘄王韓世忠從討湖冦劉忠曹成上功補進勇副尉稍遷進武校尉持節追金帥計事稱旨進朝請郎建炎三年從朱弁使金還高廟優詔迎勞珏以病累章乞歸世居溪之東環宅多竹其歸也上書竹溪逸士賜之一時名士推尊焉有詩三十卷行世朱文公跋之稱其天資孝友絕人有古

篤行君子所難能者先是珏諸父有名孚者念兄弟之
貧均己產分之孚孫友端字仲正少孤事母孝兄教之
學兄卒服喪三年淳祐初詔求賢秘監程公薦遺逸授
迪功郎秘書省校勘將就職聞右相杜範以忤權臣免
遂絕意不仕而其居家
傾財賑乏鄉井賴之

汪端明立信仗節記　張樞

汪公立信字誠甫少慕名節激昂有救時志舉進士甲
科仕州縣佐幕府在在埀名處仕雖微然特負時望每
朝廷一清要官缺議者皆謂公宜處之當時用事大臣
亦心知其賢以其不屈意少降下故終不得在選中自

為小官時未嘗阿以事上庚申歲我師退守鄂州賈似道既罔上冐功凡一時閫外之臣惡其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乾没官物為罪名擊去之於是向士壁守長沙彌九月遏南師以完其壁坐解圍犒設錢為盜入被劾去謝枋得募傳二社民義以保鄉井費官錢二十緡幾不免於罪公以制置司參議官佐趙葵于沿江幕府葵去而馬光祖代之公是時猶在府也光祖與葵素隙且欲迎合賈意被旨即名吏稽勾簿

書卒不能得其疵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燕設錢
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公力爭之謂不可且曰
方艱難時趙公在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日
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
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公曰使
立信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
不行公遂投劾奉祠去初公通判江陵府而葵制置荊
湖嘗以公事劾公及在松江府亦謀議寡諧公於葵蓋

未嘗有一日之驩也似道既得政文臣大官其名閥才業出已右及同功一體之人皆經吏議被重劾於是舊臣在位者無幾顧邊帥閫非其人則外禦無法乃選拔材良登進公自庶官制置荆湖然未嘗有所迎謟附麗也公至江陵澄清庶務練兵勸農增陴浚隍芟糗畢峙軍容粗壯民賴以少安公事君訓兵皆本之以忠貞而治民濟之以明斷故上下咸服其德而人亦莫能欺也公所至壁壘旌幟無所更益一顧盼號令而神采鮮明

論者方公李臨淮云度宗在位惟荒樂之從未嘗及外
庭事大小之政賈似道實專之當東南危急之秋疆場
日蹙凡邉遽告急者冠蓋相望諜自北至者比比皆言
我方飼兵秣馬以圖大舉而似道狃於鄂州之役謂幸
之可以再而勝之可以幾兵餒士弱漫不加意措置乖
方中外解體方延集憸佞興起彌文以褒誦功德謂太
平暇豫時尤惡人言兵事公深患之廼貽書似道謂今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間宴安不以為虞夫天

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飲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讟怨非上求以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得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

有總督其尤要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儌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竝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帥分東西二大府以蒞之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邉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

抵之于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葢公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初己未歲我師伐宋四道並攻似道為江淮宣撫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帥大軍圍之似道窮蹙援絶鄂幾下者數矣會憲宗崩於合州師還宋守臣王堅以功告于國南來元帥錫爾格攻長沙久不下聞問亦帥師而退而親王居守者作亂京師我軍上下未之知似道微知之因使人詣軍中告其故且請納歲幣以定盟既師還似道用劉整計絶流取後軍數萬人以戰

克聞中統元年詔遣禮部尚書郝經往聘于宋似道止之揚州納幣事秘宋人上下未有知其端者及使至事始露而似道多方以蔽上卒不使上知之也其後國家移檄數宋罪未嘗不以為言而宋人亦嘆其君之不聰且疾賈之蒙上也故立信請歸之至元十一年我師大舉伐宋似道始拜表傳檄督諸軍出次江上以公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公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

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撫公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公曰事去矣公勉之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大軍矣公見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魯口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公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扼吭卒宋咸淳十年冬十有二月也丞相淮安忠武王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免人或惡公於丞相以其三策及其死告且請僇其孥丞相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公之喪歸丹陽既葬而明疽發背死公子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府亦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而死初公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祲吳淵守京口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應炎主之

應炎一見公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為上客凡供帳服御皆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爾視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冐不少下之是年江東轉運司發解次年登第拜官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公有妾為尼婺州年九十餘猶歷能道公家事公居身甚儉而施予不倦處上下有禮而門內肅如也稽故臣長老言參以稗官小史酌書之為端明仗節

記按宋史云立信澈從孫也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考汪氏譜澈出越公第四子廣立信出越公第七子夾與婺源大畈實同所出疑當稱族孫而史誤以為從孫也又按宋史及金陵志云立信病篤告老授光祿大夫致仕死年七十五時高郵尚未歸附遺表奏贈少傅立信先居建康興政坊至元丁丑歸葬溧水都堂山子麟早卒姪天麒為撰年譜云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忠孝

宋山屋先生許公月卿行狀　許　飛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許之先姜姓以高陽為望秦末許猗隱居不仕雲孫毗為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家德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允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為幽州刺史猛生式至平原

太守式生販晉司徒掾子洵凡十世至唐睢陽太守遠生二子玫婺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從子知柔為江南儒生稠仕南唐叅德化軍事知柔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子承傑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番昜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衢府君贇歙之婺源遂為縣人公所自出也曾祖安國祖琳皆邑之善士考大寧以學問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公幼頴異七歲能屬文年十

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埙謂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學于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嘉熙庚子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于漕復為舉首明年試省别院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者吴越之俠客也家無儋石之儲而百萬可立致復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為全其家

既而去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人居久之然後知其為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吾視子之才足為天下先為子計者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葢指權相史嵩之也公怫然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為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既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君人者失權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

雖欲勿傷焉得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以觸時相見抑有旨升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户參軍時徐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宄死公率三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嵗丁未庚戌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録參軍沿江制置辟公招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丁友仁先生憂服闋遷臨安府學教授升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有不才子濁亂朝綱京師目之

為小相嘗使招公曰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乆矣子來吾能使吾君相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十告而公不往時余玠子如孫帥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言玠無義方死有遺責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丞相董公槐言之理宗特劄員外闕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公屢上書詆之

也寶祐乙卯槐吏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既至遇黃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為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至逾年不決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寃古心先生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

國重事權併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似道恨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黃鏞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誦林實夫所為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其序有曰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天下而後可令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而區區猶願一言近世一種小夫以娟嫉為納忠以隔絶為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絶一世公議於鈞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為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

狹志趣日陋常恐諸侯客子之來盻盻然慮其軋已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書二十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發揚蹈厲歷歷為相君言之非先生而誰忠於知已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與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至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後能為吾致之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併浙西職罷去公延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屨滿門外當時翕然

師尊之始徐公元杰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方不受德祐乙亥起家至殿院首薦疊山先生謝公為江東提刑再薦公與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閫東南未幾官軍下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畢召家人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庶可見先帝於地下又命其

壻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不苟合於世者也是嘗比於予疊山先生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云是深知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公疎髯玉貌秀目豐頤舉止閑雅望之似神仙中人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為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為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羣臣而馬碧梧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

於座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在元祐不黨於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識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子䰟子受學有縣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不踰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

郎董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其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六人曽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十有一月某日葬公於婺源北七十里之仁洪先是受公遺命乞銘為狀未定而疊山先生北行死矣於戲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於當世之立言君子延祐元年十月日季子飛泣血謹狀

記鮑氏宗巖壽孫慈孝事　　程文

慈孝堂者歙鮑君仲安所居之堂也初棠樾人相驚有冦至則各逃匿鮑氏之父遇焉執而縛之樹將兵之其子奔救曰此吾父也請兵我父曰吾唯一子幸生之以存吾後我請受兵賊見其父子爭相為死愕然欲釋之欲并害之未知所決會風起叢薄間聲振林谷若甲馬之至者賊以為捕已卒舍去父子因得脫已而賊還無所得恚焚其鄉而去比屋盡燬而鮑氏之門閭獨歸然存鄉人驚異歎曰此慈孝之報也歟遂目為慈孝鮑氏

傳其子至孫七十餘年人之過其門者猶曰此慈孝鮑氏家也仲安思懋昭先世之令德懼後之人無所觀仰警飭將墜慈孝以忝祖武故名其堂請予文以記之予讀新安志蓋嘗有感於斯矣昔者聖人之教人也道莫大於慈孝孝者所以為人子也慈者所以為人父也推之家國天下無與焉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慈孝立而百行舉矣天之生斯人也誰無慈孝而鮑氏獨享其名鄉里稱之君子信之四方與之天豈私

於鮑氏而隂厚之邪何其久而益聞也夫人有家父父而子子安居於無事上堂有温凊之奉焉過庭有詩禮之聞焉不知其孰為慈孰為孝也惟其臨患難而不變决死生而不疑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其身委性命以遂厥志而慈孝之名立焉慈孝之名立而世教于是乎興矣天其以鮑氏為訓乎不然何其臨難不茍免而卒以自免也使鮑氏父子不幸而剚刃於盜賊之手則為善者懼矣且將曰彼鮑氏父子以慈孝蹈禍則誰肯為

之人道不幾於息乎鮑氏父子之得生全者天也非幸也且吾聞之堯父慈矣而不得於子舜子孝矣而不得於父顧鮑氏何人而父子具美雖其事甚微而慈孝之本在焉則亦何以至於斯也無亦當時國家德澤涵濡之久我文公流風餘韻漸被于鄉土者深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于鮑氏之事適見之乎推而達之上焉足以事君下焉足以治民鮑氏之後必大所積者厚矣雖然名其堂孰若施之身徵於文孰若見諸事子懼重外而

內惑也仲安曰否古之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豈以內而遺外哉予既感其事而重其請故為詳書而謹記之鮑氏父名宗巖字傅叔宋處士子名壽孫字子壽嘗為徽寶慶二郡教授有詩文行世仲安名元康教授孫也其堂則仲安父景曾府君名魯卿所構其扁則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徯斯所書噫後之人登斯堂覽斯文慈孝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吾不信也吾不信也年月日記

洪杏庭續志鮑壽孫字子壽歙縣人唐越處士宗巖之子咸淳丁卯中江東漕解第一人時年甫十八至

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歙西北鄉郡賊竊發肆其斬
戮富者皆不能免或曳壽孫父子至賊魁前子願代父
死父願代子死賊魁醉亦心哀之顧求金不已聞有騎
軍至賊駭散父子俱免歸附後歷杭州許村鹽場管勾
徵寶慶二州教授其在鄉學整葺一新同鄉虛谷方公
回為之記講學有源委詩工而不刻註易未竟而終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
淛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謚
文節汪先生澤民神道碑　宋濂

濂奉勑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
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寛與纂修始

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摭事狀相示濂旣命史官删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皇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内孰不知而所謝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来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来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禄少卿震

生慶歴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
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㲄又自婺
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檠崇寧癸
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
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
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慥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
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
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

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
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
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絶先生
自幼博通經史亦鋭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宫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
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

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郡夫人王氏春秋已
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
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
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蟣虱頤
指氣使輙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
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貊不
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于貲季弟未有子
而没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

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搒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多爾齊跋扈自用搤有司之擘俾不得詘信其婣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築大庚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

法耶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游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絶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飢羸其病癘方熾者名醫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

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廵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内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徳郎初浮屠甲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紿其業幸甲宿

于鎚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屈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名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多通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鄂勒勸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

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飾襲封衍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旋乎西東圜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秀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兖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

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未數
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
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
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
蘄黃紅巾彭黨祖搆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
多通問策于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
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
叛帥索諾木巴勒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

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必巴賓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輙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叅政奇濟奇爾遣兵來援城内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

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户丁堅使前鋒葛義
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将死罵不絶口索諾木巴勒等
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瘞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
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
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
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
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

五人悳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悳悳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悳崇癸已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悳正悳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曽孫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俯聳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煕煕承顔惟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

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己則玉潔氷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搆美章亭於亥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

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稾傳之於學者當賔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台哈布哈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

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

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

生若國家豈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洊

舉於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

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間曰噫吾分之

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鷙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

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

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通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拄笏看山宛水之涘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冦如麻血汙秋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日出事

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
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
髦士視公為人

師山鄭先生玉行狀　　汪克寛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家繡鄉貞白里十
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曽大父文政大父
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
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徽事郎歙縣尹没而民思其德

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歛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祀典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為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官署火光照室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齓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

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闌我纔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黄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覯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為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隷逐雞鳴躑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善長養此心因是於惻

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
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
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遊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為
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
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于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
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辟踊相俯一
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築室
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

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創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説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遊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于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嚮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承平日久將驕卒惰奈何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

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令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内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禄仁者不為也是冬蘄黄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蘇明年浙省平章薩木丹巴勒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

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謚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删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賚内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名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鄱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達實特穆爾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

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浙屏翰生民
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歟言既泣數
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
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鑲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
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
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
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
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

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淛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淛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圖克岱爾公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疇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

浴丹砂泉磨崖紀歳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沭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𤦺曰夜来逹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𤦺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茍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邪

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邪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邪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

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旣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纘孝友之風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唶唶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黄庭堅吳宗其壻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

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旣没
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輙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
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没
終身不食榴實弟璉早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
人從兄國英實繼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旣卒
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
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譜圖列始祖
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

孝友也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為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概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語言文字間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奬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

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完書天地萬
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
進退易無不在是固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
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
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
朱二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
代之制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
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明之者帝王之治可

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叅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

弗克遂其為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

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遊淛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覔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為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為搆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遊賦詩以詠歌之尤能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

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
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
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
先生搢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
力藳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概大抵學有本原而忠
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羮論章孝女雙廟
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
志趣已皦然于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

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繄先生之謂乎克寬忝歳與先生相知最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濶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撫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歳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程禮部文傳　汪師泰

程禮部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

苦自勵比壯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一時王公貴人如平章庫庫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相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會修經世大典虞揭為總裁而文隸揭館書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學教授以無闕借注黃竹嶺廵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名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服闋再為臨清漕運萬户教授考

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為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賚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國家土宇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内臥不

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終年七十一師泰主喪事殯於西山之麓有蚊雷小稿師意集黟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元鉛山州判程先生養全行實　吴維新

先生諱養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寇捍鄉里生子劬以金紫光禄大夫行饒州司馬兼知銀山鎮銀山即今德興縣也因家鳳凰村劬子彦光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彦光子

克璋入南唐遷里之要城再遷南溪克璋子繼保三世
龥領鎮事歷五世至庸始卜龍門之下而居焉庸生敷
敷生繹宋承節郎江東帥幹生子潛潛生克己從仕郎
真州六合尉嘉熙中北人犯境與沒王事贈朝奉郎即
先生高祖也克己二子長達可承直郎兩浙運幹痛父
沒撰帝王統論歷敘宋季之失又編刻河南家譜次附
鳳與父同沒贈淮西節幹是為先生曾祖達可憫其弟
附鳳無傳以子天球為之後是為先生之祖天球早世

而其弟天則次子贊翁繼之是爲先生之父母婺源吳
氏先生自幼知折節讀書中至正辛巳舉登壬午丙科
賜同進士及第授將仕郎寧國録事先生剛正廉明一
日抗言忤僉憲命為鷙鳥賦援筆立成僉憲怒釋握手
如平生懽屢委讞獄多所平反秩满需次于家時中書
叅政韓公鏞出守饒擢晏元獻禮范文正主南京學故
事羅致郡庠典教日與郡教范堯臣同年董宗文陸元
慶李晉齋郡士楊本六人講論郡庠舊有范文正手植

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繪為圖號曰松庭六容韓公嘉其樂育有成以白粥扁其齋叙其事為詩以贈先生因號白粥道人既而轉從仕郎龍游丞政聲益著以搏擊豪右忤郡官委以遠役曠其職僉憲余公廷心按部責郡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試浙闈壬辰紅巾倡亂協輔中書左丞羅羅及叅政蘇公伯修克復有功授鉛山州判出鎮汭口胡坊號令明賞罰信立營柵以防禦設團甲以保障人樂為用寇兵蟻附而登先生出義兵力戰俘獲

凡萬計民賴以安為勒碑張嵓之右以紀其實居歲餘
寇復益兵犯境先生親帥衆禦之而為總兵者所拘轄
志不克行遂罹鋒鏑臨没力疾大書曰國事不敢言家
事不必言又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死而有知當廟食
于汭川之東時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
夫人王氏故宋黄岡知縣罃之孫女是冬歸柩自鉛山
乙未葬里之葉家山以夫人祔焉子男二人長海宗工
舉業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適樂平徐氏孫男三人

長祖德繼海宗次祖祐幼祖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早有志當世雖進由科第而未嘗以功名富貴為心故其事上不謟臨下以公涖政專持風裁其於文平淡古雅而不務險怪於詩雄渾豪縱而不尚穠冶有白粥虀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國祚難復預為文自祭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國龍游粗著廉幹非汙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年逾五十為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嗚呼先生剛大之氣見乎志體用

之學措乎事遇文治則廡幹有能足以長民遇武事則
忠義勇決足以禦寇土人思其功業廟食于汭水之上
水旱疾疫無不禱焉是雖元祚既終天命有歸而先生
之勤勞王事暴白其心可為後之事君報國者勸矣維
新忝内弟獲從先生遊故知先生為詳懼其久而泯也
因狀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以慰
先生之靈于地下云旹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
望日學正維新書于監學崇志堂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六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忠孝

汪左丞同傳　　趙　汸

汪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跅弛不檢束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羣

牧戲為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為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羣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遊諸軍校習騎射所有貲債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者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幞頭騎善馬名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為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累于兄兄敵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貽父母憂償盈其

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蘄黄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為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觳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薩木丹巴勒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薩木丹巴勒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彦鎮撫哈瑪爾軍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首開五嶺道路

獻馘轅門於是特古勒德爾軍由回嶺進元帥劉托音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賫白金盃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兵千户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彦哈瑪爾軍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浇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彦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賫勞同為餘干州同知俞為浮梁州同知俞即辭歸邦彦若

留之對曰敝本田家不嫻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為國吾當為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焉同從邦彦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冐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鋭善戰無不稱服左丞羅羅至饒首嘉勞之薩木丹巴勒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

正月委鎮圓潰八磵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磵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輙敗去先是萬户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

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
卒飢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通元帥鎮徽知
同還家舉為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
馬國寶信左右誘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
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
復宣進遇苗軍帥楊旺扎勒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
婺源饒自平章薩木丹巴勒去後朝廷以托克托阿勒呼木並
為元帥分統薩木丹巴勒軍遇賊勦捕參政温寧布軍鎮州城

鎮撫哈瑪爾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溫寧布軍還駐婺源以東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鬭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横槎嚴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傍遇賊與鬬道狹劒戟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拔劔鬬且却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

日也因步追及温寧布軍于開化之翦溪身被數創温寧布躬傅善藥劉托音解衣衣之畀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嵋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来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之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嵋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虀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

日也軍士糧之嵋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嵋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叅政温寧布以休寧縣尹起廄招諭休寧婺源人人嚮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善葉宗茂汪周来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為播弄握權之機矣廄心惡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

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嶺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梘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鋭氣所向無前矢牒萬户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悦歙方奉二親開化温寧布遣使要歙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為同聲援其父謂歙曰婺源乃祖宗墳

墓所在汝留意況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敵於是招諭婺源遺逆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多年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制東道僉都元帥敵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多年特穆爾萬戸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

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
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
山諸賊砦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
城因多年二帥忌其成功要絶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
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玖來鎮徽貪暴為甚
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玖又徇私
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遏敵嘗
言趙汸學高識遠可為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

直可為輔至是汸極以書言繼又面諭其故并紛鳳皆為觀國所短毀不聽用玖先以小恚收其梟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為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為此盜賊見識玖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玖戰玖敗走衢宗監司殺之十二

月使者至升同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
都元帥郡帥巴爾斯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
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為固守計有司皆憚
其煩勞巴爾斯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
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為嚴陵客也巴爾斯應曰汪
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
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
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巴爾斯曰甚善

同還休寧巴爾斯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
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
江浙省平章強通薩木丹巴勒書問不絶五月丞相達實特
穆爾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来取徽逾
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特穆爾多年由
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母憂家居吴觀國潛逃遂安李克
魯本以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
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

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黄墩候之曰吾謂
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
黄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黄墩從者曰前途具膳候元
帥數步即是過黄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
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
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即
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
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戍戍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

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為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廪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来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邪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敝閈興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来豈可再令隳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

容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奏為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廻致丞相達實特穆爾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

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襃寵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于國家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為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張

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昔嘗解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来以汝為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

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别同曰為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顔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為榮禄大夫江浙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為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忠義為曹操刺殺顔良於萬衆中以報徳而卒往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為漢室之胄雄才大

略足以有為公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
故也同出保鄉并立勳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
其初其勇而義與公蓋類焉天理民彜不可泯於人心固如
此視苟乎富貴者為何如哉　按同見歙汪氏家譜小傳云
同字仲玉幼好騎射嫺武事
至正壬辰蘄黄江饒寇侵婺源同集義兵以捍禦鄉井
癸巳四月開五嶺迎官兵復婺源以功署義兵千户又
復浮梁饒州除同知餘干州事丙申四月復徽州及休
寧黟祁門婺源擢承直郎徽州路判遷參政大夫徽州
路治中兼浙東道同知副都元帥丁酉七月為鄧院判
所得戊戌十二月為城婺源庚子六月統軍征饒駐太
陽渡乃潛遵江浙以狀聞朝廷嘉之除嘉議大夫同僉
行樞密院事進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辛丑冬朝京

師御筆書江南忠義之臣六字以賜拜資善大夫淮南行中書省左丞壬寅九月十二日為張士誠所害臨死不少屈已而朝廷除榮祿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命下已遇難年三十七事聞贈推誠效節輔國功臣追封平陽郡公階官如故

大明故帳前管軍上萬户追封安定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加封安定侯諡忠愍程公國勝神道碑銘　朱善

初皇帝念癸卯歲南昌暨康郎山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户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

普郎等一體廟祀久之又定元功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庭諸外有廟食者亦皆賜謚加勲遣使者致祭有未備禮以葬者官為給之仍勅史臣勒功於神道之碑於是安定伯之兄吉輔以公嘗駐兵富陽愛其地而公族人在杭者適獻兆于縣西長山之原乃遷舊而窆焉臣善謹奉詔上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安定忠愍侯事曰公諱國勝姓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初名元佐既從軍上改賜今名其先本陳鎮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當侯景之亂保捍州里有功其子散騎常侍威悼公文季死節于周父子廟食于徽號曰世忠威悼之後其顯于南者唐御史中丞歙州副統帥澐嘗起鄉兵拒黄巢有忠壯之風子南節居休寧陪郭甚盛其顯于北者唐六合令大辦徙中山再徙河南生明道伊川兩夫子靖康末子孫從渡江居池州再遷徽州陪郭二程互繼其絶譜牒具存可考也公曾祖榮秀仕元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妣劉氏追封

彭城縣君祖文貴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妣鄭氏
封安人考社至正末用薦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吳氏
公生而英偉身長八尺美鬚髯見者知非常人方元政
衰所在兵起公慨然思以自見乃與縣人俞茂合婺源
人汪同等團結鄉兵以除寇亂歲丁酉天兵下徽州衛
國鄧公發同與公等詣金陵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以
公等從征伐鄧公奏署公總管府先鋒分兵與裨將李
克魯徇下方山諸寨是歲十月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

薄徽州鄧公擇勇敢士往嘗之咸推公公率百餘人横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藉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旺扎勒僅以身免以功遷管軍總管戊戌正月從擊特穆爾布哈元帥營于婺源正兵方與之戰公率諸竒兵擣之遂殺特穆爾布哈俘士卒千餘人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謝元帥軍戰却之遂拔嚴州五月偽吳張士誠與楊旺扎勒合兵犯嚴州公敗其舟師于東門追至大浪灘流矢中

股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以功進領軍先鋒己亥五
月從鄧公畧浙西臨安大破張冦于閑林寨庚子七月
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俞椿擊走偽漢守將辛甲而據之
鄧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来附饒瀕鄱湖而
偽漢主陳友諒方據江州數遣舟師来爭鄧公與光椿連
營拒之湖口公結陣敵壘之後絶其歸路賊屢不得志
乃引去八月領兵取浮梁偽參政鄧邦佐棄城走進趨
樂平偽總管蕭乙率五千人營于險隘衆莫敢先登公

以死士持挺魚貫奮擊之奪其壁以入生禽萬戶彭壽等百人遂取樂平進攻江西十月鄧公駐兵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實無降意公贊鄧公卷甲夜趨比旦入其軍克明單騎遁去遂取撫州以功除管軍萬戶壬寅正月上親討友諒于江州友諒敗走公從鄧公以兵會南昌分定屬邑癸卯四月有詔皇姪以大都督總諸將友諒益發境內兵以巨艦來攻皇姪分兵拒守公守寺步門寇犯之與戰虜其將一人寇兵奪

氣而潰相拒凡八十五日寇兵戴竹盾如箕進薄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鄧公以火銃擊退之隨立木柵敵奮來爭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公乃與牛海龍乘夜引兵刧賊營海龍為流矢所中以死公泅水得脫見上於金陵具言危困之狀上得公驚喜進陞上萬户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之令公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劒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飛

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從傍射中定邉號國俞公疾櫂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遶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之時七月戊子也上聞為之撫膺大慟親為文以奠焉公春秋僅三十有一配汪氏亦死于難追封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堅城名寨身至力取一軍無不下之者上悉其名故有賞賚錦衣名馬必先一軍嗚呼癸卯距今

蓋二十五年矣當草昧之時羣雄角逐雖天眷真主畀之爪牙宣力之臣以佐大業而公等委身効命之死不悔卒之勲載盟府與古英烈之士儷美齊名其高識絶見則亦有非偶然者矣仰惟皇上奬忠酬勲度越前古恩禮之頒不一而足又將次第討論舉行世禄之典書之簡牘垂之後昆實足以勸千萬世為人臣者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銘曰

巍巍我皇天錫神武龍興江淮以復中土南征北伐拯世

之屯貔虎之臣蹄附駿奔有偉程公萬夫之勇世忠之孫不震不竦維時江浙莽為盜藪大旆東来仗劒以從始佐元戎有聲幕府遂督偏帥孰敢予侮苗軍鴟張暨彼長鎗公出戎行其鋒莫當徼嚴底平曉撫亦下艨艟蔽江牙旗載揚西徇臨安以蹴偽吳遏彼楚蠻以啟鄱湖皇念公勲顯有大賚玉馬錦裘畀爾諸帥維是楚蠻反道不共窺我豫章如蝟如蜂維公揺言廓清江漢不與賊生背城以戰維皇討賊耀兵江干公在扈行左右橐鞬敵兵来乘勝負未決死捍

御舟勢孤援絶大星曉隕江水夜悲烈夫介士駢首于
危馬革之忠哀動宸極親奠以文賜之廟食載念艱虞
死者如生爰妥其靈官治其塋褒功有爵奬忠有謚匪
榮一時以勸百世壙有衣冠公始蓋棺英魂儼然玉帶
貂蟬墓有享堂公在中寢四時烝嘗来食来飲富陽之山
欝欝松楸成公之志奠此高丘神道有碑龜趺螭首史
臣勒銘永詔厥後善既銘此碑得放歸田暨再入而碑尚未竪也具家請重定一過盖公死
國事止據南昌功狀故有失書者今增入之且公之爵
壬辰年在康郎山者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

伯在南昌者贈定遠大將軍輕騎都尉追封安定侯當時隅越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典重複者詔除去南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普加恩於死節之臣凡百九十三人公亦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會中書省臣相繼獲重辟建議文書一切報罷故襃功之典雖經進御而未及頒于廟中也雖然襃功之典簡在帝心異日固當申白舉行以勸忠義豈可終泯哉輙附書碑陰以俟洪武十八年夏四月甲午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豐城朱善識○欽定康郎山功臣廟位次輔國上將軍護軍同知江南行樞密院事濟陽郡公丁普郎　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帳前總制都指揮使司左副指揮使高陽侯韓成　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水軍元帥府統軍元帥京兆侯朱貴　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統軍元帥潁川侯陳兆先　懷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元帥府右副元帥太原侯王勝　懷遠大將軍

輕車都尉秦淮翼元帥府右副元帥隴西侯李信　明
威將軍上騎都尉帳前管軍上萬戶安定伯程國勝
武節將軍驍騎尉管軍上千戶羅山縣子王鳳顯　武
節將軍驍騎尉管軍上千戶定遠縣子姜閏　武節將
軍飛騎尉管軍上千戶梁縣子后明　武節將軍驍騎
尉管軍上千戶合肥縣子王德　武德將軍驍騎尉管
軍鎮撫懷遠縣子常惟德○按康郎山功臣廟正殿所
祀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詔襃贈諸死事者先
祖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伯當時亦詔南
昌守臣上諸死事者賜廟食先祖位第六得贈定遠大
將軍輕車都尉追封安定侯蓋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
典重複者詔除去南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
武十一年祀功臣于雞鳴山以梁國公趙德勝等百九
十三人祔食先祖與焉時有建議諸在外廟食者宜加
襃邮於是丁普郎等俱進爵賜謚先祖亦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誥

命祝文皆已進御會執政之臣連獲重辟詔革中書省
升六部省中文書皆報罷褒功之典未及頒行蓋有司
不能決白上請故也朱學士一齋第三集備書其事近
始見之因記往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
梁國公碑文尚書陶凱所撰其題銜用洪武十一年者
後於皇明文纂中見梁國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題
銜則用甲辰年者當時頗以為疑以今先祖碑文觀之
蓋當時褒典雖下而未及頒於廟中也故今南昌及康
郎山功臣廟自趙德勝丁普郎以下皆仍用甲辰年官
爵竊恐後人致疑於異同之故謹詳著之制曰崇德報
功國家之常制舍生取義臣子之至情矧當創業之初
宜備飾終之典故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統軍萬戶追
封安定郡侯程國勝智識明達賦性梟雄奮跡民間起
從征伐破苗軍以定徽歙殲敵兵而收婺源既乃下嚴
州俘長鎗之師畧浙西却張寇之侮說饒州之守將致
全郡以來歸進克臨川敵無堅壘屢陞帥職佐守洪都

山寇底平屬邑按堵肅功迭奏朕甚嘉之夫何偽漢來乘乃能協心主帥且戰且守奮不顧身冒險突圍竟及於難當時雖已賜爵廟食其土今朕撫有四海加恩元功追念同時死節之臣宜有再命疏封之寵用表朕意以示勸忠可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安定侯賜謚忠愍英靈不昧尚克歆承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長史程公通傳　家乘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盬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諭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

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迹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癃作偕行者訹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旣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敎動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

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堦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

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公每名而答戒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

荆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籍録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邉又下績溪籍録其家得埇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又録其世譜親為贊之後十年公與母弟彥迪以事至

荆州王名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彦廸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彦廸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雠家欲訟之者適彦廸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餘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賢之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公沒世既久其遺事絕無知者敏政嘗從故老問之得其槩又見公從孫上林苑監署丞京于京師因掇拾為傳如右噫公與方希古周是修二公同時友善今希古之文梓

行於世是修又得楊文貞公為之表章獨公事
湮没而無聞此遠宗後學所不能自已者歟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七